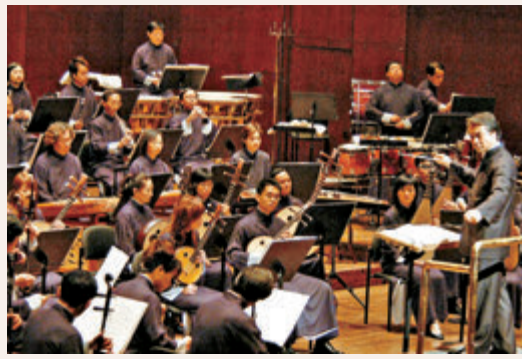


「我和民樂是共同體了。」彭修文生前常這樣說。放眼中國民族音樂史，彭修文的名字始終閃耀着奪目的光彩。他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音樂的革新者與實踐者，其創作與改編的作品，不僅奠定了現代民族管弦樂的藝術基礎，更推動了中樂以交響化的姿態走向國際舞台。他集指揮、作曲、演奏於一身，掌舵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四十餘載，開創了以弓弦、彈撥、吹管、打擊四個聲部組合的中國現代民族樂隊編制，這一模式被海內外眾多民樂團廣泛參照，被譽為「彭修文模式」。



●2005年，香港中樂團在紐約林肯中心，演出譚盾、趙季平、彭修文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圖為樂隊演奏彭修文的幻想曲《秦·兵馬俑》。



●1994年閻惠昌（左）與彭修文在新加坡。

在彭弘看來，父親在民樂方面的創造力在年少時期就可見端倪。彭修文不僅從小癡迷音樂，而且「記性特別好，聽一遍就會了」。在重慶避難時，彭修文學胡琴沒有琴，就和同學砍竹子自己做，馬尾是從旁邊軍馬場偷偷揪來的，蛇皮用牛皮紙刷上雞蛋清代替，唯一花錢的是兩條絲弦，「把早點錢攢下來買，絲弦特別愛斷，大疙瘩接小疙瘩接着拉」。然而，如此癡迷音樂的他卻沒有機會上過一天音樂學院，大量的音樂積累都來自於自己的摸索和日夜不間斷的實踐。他總是大量聽音樂，彭弘回憶：「除了睡覺，他不停地在聽。我媽說『這耳朵都要受不了。』」

一個癡迷的人 一個率真的人

這種幾近純粹的癡迷和熱愛，是彭修文一生創造力不絕的原動力。在樂團工作的日子裏，彭弘回憶，彭修文對自我工作的要求近乎苛刻，「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排練場，幾十年從來沒有遲到過，在民樂團幹了43年，幾乎一以貫之。只要進了排練場，音樂一響，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就專業上的事是最重要的。」

那個年代聽廣播是大眾文藝的重要窗口，「沒有現成的作品放，他就日夜奔忙地寫，早上排練，下午錄音。」當時，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還有一個重要任務，那就是國宴演出。「當時根據不同的來訪國家，要演奏該國的音樂，沒有現成的，我父親就連夜從國際台找來音樂，記譜、寫完、排練，晚上就到國宴上演。」彭弘說，「他在工作上那是絕對不含糊的。」她回憶有幾次排練，有人問「老彭怎麼沒來」，馬上就有人說「在醫務室吸氧」。半小時以後吸完氧，彭修文再接着來排練。先民樂、後自己，這樣的行事風格在他的藝術生涯中已經成為一種慣例。「工作對於他來講，那是第一位，簡直是命都可以不要的。」

與排練場上的嚴格截然不同，生活裏的彭修文隨性而率真。「他特別愛開玩笑，我媽說『你怎麼那麼貧！』話來得又快又急。」彭弘說，「開玩笑的話在外面他一般不說，畢竟歲數大了，工作上也要像個大人一樣。但生活中他真的很平易近人，也很風趣。」她回憶起，在一次全國民樂比賽中，作為組委會主任的彭修文曾問題在階梯上，正巧一位家長帶着參賽的孩子走過，就向彭修文問路：「老頭，比賽在哪兒？」彭修文聽完立刻答：「就這個樓裏頭，你往上走。」旁邊圍觀的人當下都沒說話，等家長走了都哄笑起來：「老頭，你是不是不給他分？他管你叫老頭。」彭修文只笑說：「這有什麼？」

對同僚與晚輩，彭修文都一如親切的朋友，從來不擺所謂大師的架子。彭弘記得當時巡演的條件都不免艱苦，有一次到浙江采風，只有彭修文住的房間有洗澡設備，他就大手一揮邀請其他團員都過來洗澡，「隨便來，隨便洗。」「專業之外，他在生活上是很隨意的，也是很平易的，沒有那麼多的講究。」彭弘說。

一天的香港中樂團總監

彭修文與香港的淵源，遠比大多數人知道的更深。1996年，就在彭修文離世的前一天，香港中樂團剛剛宣布他為下一屆音樂總監。「第二天他過世了。也就是說，中樂團和閻惠昌都沒有忘記他的前任曾經是『一天的總監』。」彭弘說，「我很感動。」閻惠昌也在此前多次談起這段重要記憶，「當年1996年，我原本應邀來港，擔任樂團前輩彭修文大師的助手，卻因彭大師驟然離世，讓我臨危受命，於1997年正式接任香港中樂團第四任音樂總監。」

而更早之前，這份緣分還有更深的根基。彭弘回憶，當初閻惠昌從

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到北京，就住在廣播民族樂團的宿舍裏，「我們的排練他經常來聽。」那個年代的北京，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的排練場是許多年輕音樂人的課堂，閻惠昌正是其中之一。他不僅旁聽排練，更在距離觀察中感受着彭修文對每一個樂句的處理、對每一種音色的要求。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經歷了大手術後，彭修文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但仍堅持與香港中樂團合作演出了《秦·兵馬俑》和《中國狂想曲》。「他帶廣播民族樂團兩次到香港，反響都非常強烈。」彭弘回憶。在香港的唱片市場上，彭修文的作品也廣受歡迎，還有不少業餘團體也在不斷演奏他的作品，「所以彭修文和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都是和香港很熟悉的。」1995年，彭修文到台灣高雄指揮他人生中最後一場音樂會。整個排練期間，閻惠昌全程錄像，把每一刻都記錄了下來。彭弘說，那些錄像帶後來成為研究彭修文指揮藝術不可多得的文獻，鏡頭裏記錄的不只是音樂，還有藝術家在生命最後時光對作品水準的把控與追求。

談及父親對香港中樂團的印象，彭弘轉述道：「中樂團作為一個大的職業樂團，很棒。尤其他們的視奏非常好，這是我父親幾次去和他們合作非常直接的感受。」在彭修文看來，一個職業樂團的視奏能力直接反映了其專業水準，「有這麼好的一個職業樂團，必定會對當地其他的業餘團體，包括學生、市民的興趣，有很好的培養和提升。」

《秦·兵馬俑》壓軸 作品跨越國界

此次「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的兩場壓軸曲目皆為幻想曲《秦·兵馬俑》，彭弘說：「這首曲子在每一次的演奏和唱片中都可以說是最受歡迎的之一。」彭修文在這首曲子創作中使用了西方交響的結構，更有中國人的情懷，選用了一種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文學意象，像一個娓娓道來的斷代史故事。

彭弘還記得，曾有一位荷里活電影作曲家，寫過兩百多部電影配樂，無意中在美國找到了彭修文改編的《國畫展覽會》錄音，覺得「這樂隊很神奇」。他通過上海音樂學院的學生輾轉聯繫到彭修文，彭修文回信解答了他的提問，又寄去一盒包括《秦·兵馬俑》在內的錄音，沒想到很快收到這位美國作曲家的回信。這位不懂中文的美國作曲家在回信中說：「我聽出來一群士兵、一個魔鬼、一個富人，還有抗爭。」這正是《秦·兵馬俑》最基本的內容。

穿越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僅通過音樂的呈現而展現故事，足以見得彭修文的音樂作品在創造故事、構建意象上的出色能力。彭弘說：「像《豐收鑼鼓》，就展現了農民幹活的那種場景；《將軍令》的大鑼一響，古裝戲裏插靠旗的形象就出來了；《夏之夜》的配器精巧，就像站在太平山上看山下燈火，生動刻畫出有香港味道的繁華夜景。這些東西既形象又都是中國的音調，對於中國人而言非常易於接受。」她還透露，《秦·兵馬俑》甚至被加拿大和美國學者作為博士論文研究對象，這也直觀地證明了，中樂的魅力沒有地域的限制，「你只要寫得好，就有人喜歡。」

「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

日期：7月24日、7月25日 晚上8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紀念中樂大師彭修文 一生率真 一身風骨

●由香港中樂團推出的《向大師致敬——彭修文「文·武·情·懷」珍藏DVD》。



斯人已逝，其不朽的創作成果與精神風骨仍在持續滋養中樂、澤被後學。2026年，適逢大師誕辰95周年，香港中樂團將呈獻「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由香港中樂團藝術總監閻惠昌指揮，還特邀彭修文生前執棒的中國廣播民族樂團的演奏家代表，共同演繹大師筆下的傳世佳作，致敬這位中樂巨匠的不朽風範。在是次音樂會開演前夕，彭修文之女彭弘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特別專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片由香港中樂團提供



●中樂大師彭修文

「書是要讀的，但思想更重要」

特寫

音樂之外，在生活中的彭修文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他一生熱愛讀書且涉獵極廣，「我們家原來就幾圖書，什麼（題材內容）都有，從考古、武器、艦船，到後面的UFO，還有《大眾電影》、《人民音樂》。生活費裏很重要的一筆開支就是訂雜誌。」彭弘回憶，父親不計較讀書當下的用處，「很多東西看起來是無用的，但到你用的時候才發現，那些無用的東西比有用的東西還重要。」

彭弘認為，父親一生「身教勝於言教」，彭修文不僅很少大談子女教育問題，更對很多問題表現出十分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支持孩子們自由發展。「他對孩子的不管，不是真的不管，是我作為家長做好了，你們都看了就夠了。因為每個人的條件不一樣，你強迫他做什麼，要考慮他有興趣和能力，以及能承擔嗎？」

在這種家庭文化的影響下，彭弘回憶自己小時候常常不受太多限制，玩得挺痛快，與此同時，「玩的過程誰也沒有落下讀書，因為家裏有這個氛圍；家裏四個人可以飯後嘻嘻哈哈，也可以沒聲音，各讀各的書。」這種對「無用之用」的肯定，對整個家庭都有深刻的影響。彭弘還引用了父親的一句話：「沒文憑不代表沒有文化。文化不僅是知識，還要有思想才能成為文化。」她認為父親給她最大的人生啟示是「捨得」二字：「你不要什麼都想要，最後什麼都得不到。一定要收大放小，才能達到

你想要的結果：可能跟想像有差距，但會是階段性最好的。」

彭修文去世後，彭弘開始了長達近20年的作品整理工作。「他一過世，我就覺得這件事不可不做。」但要想復原作品的原貌並不容易。

彭修文作品的原譜很多都是用鉛筆寫的，有些現場即興的改動甚至是直接記在了分譜上，有一些還沒有來得及匯總到總譜，這無疑給整理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難度。但幸運的是，彭弘曾參與過父親絕大部分作品的錄音，排練又非常仔細，因此

「樂譜在哪銜接誰、和誰合作，大致還能記得。」談到如何更好地傳承父親的作品，彭弘說：「細節非常重要。沒有細節，很多人都只會說『音樂真好聽』，究竟哪好聽？為什麼好聽？怎麼才能做到？如果不把細節搞清楚，你到最後也不知道什麼叫好。」

但光有音樂上的細節還不夠。好的音樂作品從來都不是技法的堆疊，更重要的是體會和把握音樂的思想性。彭弘認為，對於從事音樂行業的人才而言，「書是要讀的，但思想更重要。書是別人形成的經驗，你還要經歷自己的經歷，要有總結和沉澱，才能成為你的思想，而不是變成傳聲筒。」她如此總結彭修文音樂的力量：「音樂就是你的下意識。你用心，音樂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境界，就是你的思想。」

致力修復大師作品 學生獲讚「你把彭老師請回來了」

大師之所以為大師，往往在於其通過作品表現出的對於時代的超越性，這種「超越性」往往進而令其作品歷經時間而呈現出某種永恒性，成為行業學習、教育與傳承的寶貴資料。

進入新世紀，隨着移動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大眾的文藝欣賞路徑再也不依賴於傳統的廣播、電視，網絡發揮的作用愈加深刻。上海音樂學院大二學生劉忱希在小學六年級時曾在網絡平台上偶然聽到由彭修文指揮的《二泉映月》錄音，「簫聲蒼涼而起，瞬間將我帶入阿炳的命運長河。」接受採訪時，劉忱希形容他到如今依然記得那種震撼。

2024年，劉忱希在網絡上看到由彭修文指揮的《靈山梵音》，「莊嚴肅穆的樂聲與梵唱，令人如臨古剎」，美中不足的是他所看到的版本在畫質和音質方面均已嚴重磨損，在找遍全網都無更好的版本時，他意識到，這是當時的時代條件所限而留下的遺憾，「國外上世紀九十年代已有4K音樂會，但國內同時期的彭修文影像卻還是模糊畫質。」他心裏有了想法，「我必須學會修復它。」

他開始查學術資料，鎖定視頻出處、進行影像拷貝，可是拷貝出來的影像依然模糊，嘗試修復的過程



●劉忱希（右）在2026年國際中樂指揮大師班，跟從閻惠昌（左）學習。

中，「插幀不順、畫面中樂器出現詭異花紋、人臉變形」的問題層出不窮，音質上更有音畫時間差的問題。經歷了上百次失敗，劉忱希終於一步步克服了這些難點，完成了第一個彭修文修復作品。彼時正好在上海音樂學院授課的閻惠昌成為了這些影像的第一批觀眾。看到如此清晰的修復成果，閻惠昌大為感動，不禁對劉忱希說：「你把彭老師請回來了。」

如今彭修文影像修復工作還在進行中，從學生的角度來看，劉忱希認為彭修文作品的修復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很多經典作品如果有很好的錄製，會把配器等細節呈現清楚，對於學習作曲的學生是很大的幫助，清晰的影像還可以讓我們直觀地看到大師指揮的風采，有利於我們深入理解音樂。」劉忱希說，在學術研究方面，很多時候要去分析頻譜、音響，如果音樂會的效果能夠被準確記錄或者修復，那麼在後續的分析和研究中都有很大的助益，也會鼓勵和吸引到更多年輕人在這條道路上的精進和學習。得知香港中樂團即將舉行「彭修文誕辰九十五周年音樂會」，劉忱希更難掩期待和興奮，「我必須到現場洗耳恭聽。」他說。